

雷州话语言特点的英译策略探索一

母海 叶建文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广东 湛江 524037)

摘要: 雷州话作为粤西地区的一张亮丽的地域方言名片,有着悠久的历史,也承载着丰富的地方文化。在我国深化“一带一路”建设,加强对外宣传和讲好中国自己的故事的背景下,我们应当抓住这个契机,译介宣传雷州话和雷州文化,以此来推动该方言的保护、传承和发展。本文以雷州话的语音、词汇、习语和句法为研究对象,在奈达的动态对等翻译理论框架下,探讨雷州话语言特点的英译策略,以实现译文与原文最切近又最自然的对等。

关键词: 雷州话;语言特点;英译策略

English Translation Strategy of Leizhou Language

Muhai Ye Jianwen

(Zhanjiang Preschool Normal College, Zhanjiang, Guangdong 524037)

Abstract: As a famous regional dialect card of western Guangdong, Leizhou dialect has a long history and carries rich local cultu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eep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 Belt and Road ”, strengthening external publicity and telling China ’ s own stories well, we should seize this opportunity to translate and publicize Leizhou dialect and Leizhou culture, so as to promote the protection,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is dialect. This paper takes the pronunciation, vocabulary, idioms and syntax of Leizhou dialect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discusses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strategy of Leizhou dialect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dynamic reciprocal translation theory of Nida, so as to realize the most close and natural equivalence between the translation and the original text.

Key words: Leizhou language; language characteristics; English translation strategy

雷州话是闽南方言的一个次方言,雷州人的祖先大多数由唐至清从福建的闽中、闽南移民来得广东湛江雷州半岛^[1]。历经世事变迁,使它既有闽南方言的特点,又有自己的特点^[2]。今天的雷州话指的是北部湾雷州半岛当地民众口中所讲的黎话^[3]。雷州话无论在语音、词汇、还是在句法上都有许多自己的特色,如何在英译中实现动态对等,达到等效翻译,是一个值得研究课题。

一、动态对等翻译理论

动态对等翻译理论是由美国著名的翻译理论家 Eugene A. Nida 首创。1964 年在他的著作《翻译学探索》(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中,为了区分形式对等,他提出了“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 这一术语。动态对等是建立在“等效原则”(the principle of equivalent effect) 的基础之上,它并不关注译语信息与源语信息的匹配,而是关注一种动态关系,即译语受众对译文信息理解和感受应该与源语受众对原文信息的理解和感受基本相同^[4]。1969 年,动态对等翻译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在《翻译理论与实践》(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一书中, Nida & Taber 将翻译的本质的定义为:“翻译是在译语中,最切近又最自然地对等再现源语信息。首先是在意义上,其次是在风格上。致力于动态对等的翻译包含三个步骤:分析,转换,重构。^[5]”由此可见, Nida 认为翻译就是为了追求动态对等,也就是以译文接受者为中心,最终实现其对译文的反应和原文读者对原文的反应一致,达到对两个接受方而言的等效。

二、雷州话的语音特点及其英译策略

雷州话在语音方面以文白异读尤为突出,同时还保留着很多古音^[6]。这是雷州话的身份标识之一,在英译中可采用音译的策略。当然,并不是所有雷州话在英译时都采用音译的策略,有其特定的对象和范围。从古至今,音译已为众多译家讨论。早在唐代,玄奘在译经时就提出了五种只能采用音译的情形,又称“五不翻”,即“秘密”、“多义”、“此无”、“顺古”、“生善”^[7]。近代,梁启超主张人名、地名、官制、名物、度量衡和纪年等使用音译,译音时外文以英语为准,中文以京语(即国语或官话)为准,并依约定俗成沿用译名^[8]。现代,刘宓庆强调专有名词(人名、地名等),在汉语中无对应的外来词语应采用音译^[9]。

在国外, Catford 对音译做过专论,并将其过程归为三步,即: 1) 用源语的语音单位替代源语字母; 2) 将源语语音单位译成译语语

音单位; 3) 将译语语音单位转换成译语字母或其它书写单位^[10]。

鉴于雷州话独特的语音,在英译时,对于具有明显雷州文化身份特征的人名、地名、度量衡、食物、器物等可优先考虑音译。

2.1 地名音译

1) 表示安定的意愿

海康 [hai³¹k ‘ v²⁴]: 可音译为 Haiko

2) 闽语地名

石塘仔 [tsi³³‘ t¹¹‘ kia³¹]: 可音译为 Jiodogia

3) 或与少数民族有关

迈塘 [mai⁵⁹‘ t¹¹]: 可音译为 Maido

2.2 度量衡音译加注

一些表度量衡的词汇是雷州话所独有的,除用音译之外,还要适当加注,以便推广。如:

铺 [p ‘ u²¹]: 十里叫一铺。如: 一铺路。

音译加注为: peu (A peu is a metric unit of distance or length. One peu is five kilometers.)

胛 [ka⁵⁵]: 鸡/鸭的四分之一叫一胛。

音译加注为: ga (A quarter of a chicken / duck.)

边 [bai¹¹]: 一半。

音译加注为: bai (half)

棚 [p ‘ 11]: 一群。

音译加注为: pe (a group of)

三、雷州话的词汇特点及其英译策略

雷州话在词汇方面的结构特点可归纳为: 1) 单纯词(分为单音节和双音节两类), 2) 复合式合成词(分为并列式、偏正式、支配式、补充式和陈述式五类), 3) 附加式合成词(分为前缀和后缀两类), 4) 重叠式合成词(全部重叠和部分重叠两类)^[11]。这一部分主要在叶露(2017)雷州方言词汇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英译策略。

3.1 单纯词的英译策略

无论是单音节还是双音节单纯词,都可以根据其义用直译出。如:

衫(上衣): jacket/coat

麻籽(荔枝): litchi

3.2 复合式合成词的英译策略

3.2.1 并列式

并列式结构在雷州话词汇中较为常见,大致可分为近同义并列和反义并列两大类。

3.2.1.1 近同义并列

由于构成该词的两个字的意义相同或相近,在英译中只取其中一词之义译出即可,多采用省译的策略。如:

细末(小家子气):petty

食食(食量):appetite

3.2.1.2 反义并列

在翻译中要考虑语境进行词义的选择。如:

长短(是非):根据不同语境可译为 right and wrong, dispute, quarrel 等

3.2.2 偏正式

雷州话词汇的偏正结构较独特,其中心词和修饰语往往与普通话的顺序相反。在英译时,需判断修饰语是否独立。如独立,无论前置还是后置,需译出;如不独立,而是和中心词一起构成一个完整概念的词,则不需译出。如:

3.2.2.1 修饰语与中心词融合,取融合义直译出

鸡阉(阉鸡):capon

风台(台风):typhoon

3.2.2.2 修饰语独立,调整顺序后直译出

腥厚(一种浓烈的腥味):a strong fishy smell

笋干(干笋):dried bamboo shoot

3.2.3 支配式

在英译时通常将其直译成英语的动词短语。如:

穿妆(穿戴打扮):dress up

观缸(把水缸的水倒掉):pour the water out of the tank

3.2.4 补充式

这一结构中修饰词常置于中心词之后,起到补充说明的作用,相当于一个后置状语。在英译时,要将副词做顺序上的调整,在按其义直译或意译出。如:

妍死(美极了):so beautiful

崩败(指房屋坍塌):collapse

2.2.5 陈述式

这是一种主谓结构。在英译时通常将其转译成英语的句子、动名词或分词短语等。如:

肿泄(肿消了):Swelling subsides.

目野(东张西望,眼睛滴溜溜乱转):look around/The eyes are rolling.

3.3 附加式合成词的英译策略

这类结构的合成词,其附加成分主要为词头和词尾。词头和词尾是雷州话词汇中比较有特点的一种结构,使用频率也比较高。

3.3.1 词头

词头是中心词素前面的成分,一般没有实际意义。雷州话中常见的词头有“妃、尼、阿、那、老”等。在英译时,只需译出其后的中心词义,对词头多采取省译处理。如:

妃陈(陈):Chen

尼妈(妈妈):mother

阿姊(姐姐):sister

那表(表兄弟或表姐妹):cousin

老古继(老古董,多指已故亲人的衣物):the clothing of the deceased relatives

尼黎(指说话结结巴巴的人):A person who stutters.

有些词头也有一定的语法功能,如“妃”“老”放在形容词前面,可使其名词化,表示一类人。“阿”放在代词后面时,表示所属关系。英译时,对“妃”“老”和“阿”可采用转译的策略。如:

妃聋(聋子):the deaf

妃大(老大,大儿子/女儿):the eldest son/daughter

老跛(瘸子):gimp

我回手机(我的手机):my cellphone

3.3.2 词尾

词尾是附加在中心词素的后面,与词头不同的是,词尾一般都具有一定的意义。常见的词尾有“仔、团、侬、阿众、个、佬、头、

尾”等。

“仔”和“团”表示“小的/年幼的”时候,相当于形容词后置。在英译时调整顺序直译出。如:

村仔(小村子):small village

猫团(小猫):kitty

“仔”除了“小的”意思外,它也是一个名词化的标志,跟在动词、形容词后使之名词化。翻译时采用转译策略。如:

肥仔(胖子):a fat man

古仔(故事):story

“仔”有时相当于程度副词,跟在形容词、副词、动词之后,表示略微、一些、少许。英译时,“仔”跟在形容词后要调整顺序,其他则按其意直译出。如:

烂仔烂仔(有点烂):a little overcooked

思思仔(略微想一想):think for a moment

这担仔(现在):now

“侬”和“阿众”都表示“人”,在人称代词后表复数。英译时直译为相应的复数意。如:

伊依(他们):they

我阿众(我们大家):all of us

“个”在名词或动词后,表职业。英译时采用转译策略。如:

卖肉个(卖肉的人/屠夫):butcher

开车个(开车的人/司机):driver

“个”在名词、代词、动词、形容词后,起描述的作用,相当于助词“的”。英译时采用转译策略。如:

大个(大的):big

你个(你的):your

买个(买的):bought

“佬”旧称成年男性,含贬意。英译时按其搭配意直译出。如:

飞毛佬(理发的人):hairdresser

“头”是一个名词词尾。在英译时要根据搭配意直译或意译出。如:

喙头(零食):snacks

布头(零碎的布):pieces of cloth

“尾”意为尾巴、物体的后部、事情的末尾和不完整的事物;还可作程度副词,表“有点、些许”。英译时,根据搭配意直译出。如:

树尾(树梢端):treetops

糜配尾(剩菜):leftovers

咸尾(有点咸):a bit salty

3.4 重叠式合成词的英译策略

雷州话保留着较多重叠式合成词,主要有全部重叠和部分重叠两类。

3.4.1 全部重叠

全部重叠包含AA式(A仔A仔式、A过A式),AABB式,ABAB式,该结构式的特点是通过形式的重复来实现语义的重复。在英译时,往往采取省译的策略。如:

澎澎(水大貌):in an upsurge

短仔短仔(有点短):a little short

日过日(一天一天地过去):The days went by.

冻冻雹雹(冷冰冰):icy

圆圆辘辘(圆滚滚):chubby

对于ABAB式,要根据实际语境,选择相应的翻译策略:1)只译中心词素A,省略修饰词素B;2)A、B词素都译出,用B修饰A;3)A、B两词融合,按融合义直译出。如:

1)中盘(中不溜儿):medium

2)寒岸寒岸(冷丝丝):a bit chilly

3)爬六爬六(不稀不稠):not thin or thick

3.4.2 部分重叠

部分重叠以ABAC式为主,一般按词素A、B、C的融合义译出,常采用省译、直译和意译等策略。如:

厝前厝后(房前屋后):省译为 around the house

茹滚茹勃(遵纪守法):直译为 violating laws or disciplines

骹仔骹爪(爪牙们,喽啰们):意译为 button men

四、雷州话习语的结构特点及其英译策略

雷州话熟语的句法结构主要是主谓宾结构和主谓结构, 词法结构主要包括偏正式、支配式、补充式、并列式、陈述式、杂糅式等^[1]。在习语英译时, 一般不受源语结构的束缚, 在策略上一般采用直译、直译加注、解释性翻译、意译、和等值替换等。

4.1 直译

对英译后可以被译语受众接受, 不会产生误解和歧义的习语, 可采用直译的翻译策略, 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雷州话习语的原貌。如:

专门补缸无补钵: 比喻本领单比本领单一, 办法不多。

译文: Those who specialize in repairing jars cannot repair bowls.

4.2 直译加注

对英译后, 译文表达可以被译语受众接受, 但其真正含义不一定被理解的习语, 可采用直译加注的翻译策略, 以起到译介和推广雷州习语的作用。如:

牵牛入酒樽: 比喻硬要干客观条件不许可做的事。

译文: Lead the cattle into the wine vessel.

: It means to insist on doing what the objective conditions do not permit.

蟹从筐里相咬: 比喻内讧, 同室操戈。

译文: Crabs bite each other in the same basket.

: It means an internal strife.

4.3 解释性翻译

如果习语里出现地方独有的人物, 事物, 食物等文化意象时, 为了宣传推介, 在英译时应适当解释。如:

出碗里炊: 比喻陈旧、重复, 没有新内容。碗里炊: 一种碗蒸糕粿。

It is always Wanlichui (a kind of local rice cake in Leizhou) for every meal.

碗里炊是雷州当地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食物, 通过英译中的解释, 外国客人会增加对它的了解。

沙涂出鳝: 黄鳝生长于水田池沼之中, 沙地是没有黄鳝的。比喻出现了不可能的事情, 爆出冷门。

It is a real surprise to see monopterus albus growing in the sand.

在英译中, 用“it is a real surprise to see”对该习语进行解释, 揭示其真实含义。同时与后面主体内容形成互文, 便于译语受众理解。

4.4 意译

在英译中, 对于无法翻译为一个完整的句子或无法保留字面表达形式的雷州习语, 就只得采取意译的策略。如:

抱无哭依: 比喻挑没有麻烦的事做。

译文: Do the things that won't cause you trouble.

两头无到岸: 两头都达不到, 比喻进退两难。

译文: In a dilemma.

4.5 等值替换

如果在英语中能够找到与雷州话习语含义等值的习语表达, 就可以使用等值替换的翻译策略。如:

无孔讨鳝: 用来指无事生非。鳝是生活在海边泥沼中的一种小鱼, 可根据泥沼中的洞眼, 捕抓此鱼。

译文: Make much ado about nothing. (英语等值习语: 无事生非。)

乌鸡识种: 比喻认得血亲, 多指小孩亲近尊爱父母、祖父母的天性。

译文: Blood is thicker than water. (英语等值习语: 血浓于水。)

趁火掠蜂: 趁热打铁

译文: Make hay while the sun shines. (英语等值习语: 晴天好晒草。)

习语是特定的文化群体经过长时间使用沿袭下来的较为固定的语言表达。它既是文化的载体, 又是语言的精华。通常包括成语、俗语、格言、警句、歇后语、谚语、俚语、行话等。其特点体现在结构、音韵、意象、内涵上, 给人以深刻的印象。雷州话习语的特点也不例外。与此同时, 它还反映出独特的地域文化特征, 尤其是与海洋相关的风土人情。因此, 在英译是要尽量保留这些特点, 采用直译的策略。同时, 由于受跨文化因素的影响, 为了兼顾译语受众的可接受度和推广雷州话, 可选择直译加注、解释性翻译、意译

或等值替换的英译策略。

五、句法结构特点及其英译策略

雷州话有“去”“前”“后”“过”“把”“无”“双宾位置”“有、无”与“有、无句”“有……都”等引领的独特的句法结构^[1]。此外, 还有用结构助词“个[gai]”来表示修饰和领属关系; 用“乞”作介词来表被动语态; 不用“把字结构”来表示处置; 比较句不用“比”表示比较对象; 是非问句的否定成分后置等^[2]。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 雷州话句法上特殊的语序, 特定的时态标记, 独特的句式结构都无法保留和再现到英语中。因此, 在英译时, 要调整转换成目标语的句法结构译出, 实现动态对等翻译。如:

1) 雷州话表示比较不用“比”而用“过”。

明早由好过今日[nua²]: 明天比今天还要好。

译文: Tomorrow will be better than today.

2) 雷州话的句子顺序和普通话、英语都大相径庭。英译时必须调整结构顺序直译出。

伊饭在我宅食: 他在我家吃的饭。

译文: He had a meal at my house.

六、结语

综上所述, 雷州话在语音、词汇、习语和句法上有着引人注目和复杂多变的特点, 这不仅增加了理解的难度, 也给雷州话英译带来不小的挑战。为了让译语受众从译文中能够获得和源语受众从原文中一样的感受和反应, 达到动态对等翻译, 译者必须考虑译语的语言规约和文化、语用等制约因素, 灵活采取音译、直译、意译、转译、省译等翻译策略。同时, 我们也要承担起向外传播和推广雷州话的责任, 不能一味地顺应目的语。对于承载着雷州特色文化的表达, 我们要采取直译加注或解释性翻译的策略, 让译语受众更多了解和学习雷州话和雷州文化。

参考文献

- [1] 蔡叶青. 海康方言志[M].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3: 2, 147-152.
 - [2] 陈大进. 雷州话实用字典[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5: 309.
 - [3] 陈李茂. 雷州话研究述评[J]. 钦州学院学报, 2018(7): 68.
 - [4] Nida, E.A.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M]. Leiden: E.J.Brill, 1964: 159.
 - [5] Nida, E.A. & Taber, C.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M]. Leiden: E. J. Brill, 1969: 208.
 - [6] 刘刚. 简论雷州方言与闽南方言的文化渊源——以语音、词汇、语法和古文献为视角的考察[J]. 广东海洋大学学报, 2012 32(5): 30-31.
 - [7] 马祖毅. 中国翻译史[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 66.
 - [8] 郭延礼. 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1: 227-228.
 - [9] 刘必庆. 文体与翻译[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6: 132.
 - [10] Catford, J.C.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66.
 - [11] 叶露. 雷州方言词汇研究[D]. 黄石: 湖北师范大学, 2017: 10-41
 - [12] 林伦伦. 广东闽方言语法特点的比较研究[J].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1993 9(2): 59-62.
- 作者简介
母海(1974—), 男, 贵州大方人,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外语系, 讲师, 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13726943438, muhai524@163.com
叶建文(1969—), 男, 广东湛江人,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外语系, 讲师, 主要从事语言学研究。
基金项目: 2020年度湛江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编号: ZJ20YB25) 广东省2022年度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高等教育专项)(项目编号: 2022GXJK644) 和暨南大学汉语言方言研究中心——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教学科研工作站的部分研究成果。